

求是堂文集

求是堂文集卷五

涇 胡承珙 墨莊

弇州文鈔小引

嘉隆七子王李竝稱而李遜於王奚翅十倍滄溟集略一  
緝擷令人易厭弇州山人以世家文獻諳習掌故又博綜  
典籍才富學瞻明史稱其聲華意氣籠絡海內蓋有由也  
惟是網羅既宏意氣過盛往往不暇檢校致貽口實如讀  
元包不止庚午元日詩謂嘉靖甲寅元正日會與史志不  
相應如錢竹汀詹事所摘也馮君繡谷銳志學古於勝代

文苑獨愛弁州若有夙契者然暇取四部正續稿擇其心  
賞者鈔爲一編以便行篋游五都者識其實峯眾芳者拔  
其尤巖巖既剔精華自露昔彭子殷惜四部稿篇帙太富  
使人不能去取而元美亦自悔其藝苑卮言行世已久不  
能復秘惟有隨事改正勿誤後人然則繡谷此鈔真足爲  
弁州之功臣而可以閒執彈射者之口矣

募修妙覺禪院引

自佛法入中國上而公卿大夫下至士庶人布金舍宅之事不絕於世或通邑大都或名山勝地崇飾美觀窮極侈靡其欲因之以求福田利益者皆妄也無以則有二焉一以助有司施濟之所不逮一以爲士大夫游觀之所宜唐宋以來橋梁隄堰之役義漿仁粟之規或乞度牒募錢米官且以僧主其事韓昌黎在潮州與大顛游且造其廬東坡游孤山訪惠勤詩云名尋道人實自娛皆此物此志也然卽是二端尙有爲之而不成招之而不至者則以彼教之誠於其事而不志乎利者之難其人也吾鄉黃泥岡當

宣歙孔道其上有妙覺禪院精舍數椽地近而景勝行李  
負販之往來者倦而渴渴而飲胥於是乎賴而士大夫之  
出於其涂者或時眺望流連徘徊不能去往時觀補亭學  
使畱詩壁閒邑明府陳公又爲建不厭亭於寺後此其於  
施濟游觀二者庶乎可以兼之矣先是惺堂上人嘗應李  
太守之召募金修葺趙星閣侍御爲之序引歲久圯廢其  
法嗣道權將復爲託鉢之役其果誠於其事而不志於利  
者乎然而其地之不可無寺也設茗可以濟道暘下榻可  
以息勞蹤豈非仁人君子所爲欣然動念欲觀其成者乎  
余故以道權之請也而樂以一言爲之導

大通鎮募設救生船局引

古語云療飢不期於鼎會拊休無待於規行言其不可緩也孟子論不忍人之心而獨舉孺子之入井誠由是擴而充之則雖古聖賢豪傑所以思由已溺道濟橫流者庸渠不基於是歟

國家於津步所在立法綦備故律載冒險渡人及中流勒索者皆有禁而救生之船或未能徧及是在仁人君子體好生之德存可逝之心僉謀定畫眾力樂成而後能弭患於不測援手於阽危者也近時江甯漢陽皆設有救生船局歲活數百人具著成效而長江數千里險介之地尙

多銅陵縣大通鎮者亦沿江一市集其地近水經所謂江水又東至石城縣者也江中有荷葉洲廣袤幾十里岐山水而二之下有洋山磯江水於此復合南岬宣池諸郡山谿之水入焉旁流溯澹中泓困泣其江俗名六百丈至與京口之黃天蕩並稱險可知已然自楚蜀吳越以至於閩粵滇黔資舟楫之利者靡不繇此上下焉時或戕風起惡波帆摧撞波濤山積踞嶂林沸魂魄越於天淵性命懸於頃刻此豈非仁人君子所當亟動其惻隱之良雖挂冠躡履之不顧而思所以濟之者哉洋山磯有生生菴曩曾於此設局救生以費絀中止近時吾鄉諸君之往來大通者

勸輸本鎮設立樂義堂爲掩骼埋齒計行之有年矣今將  
復置救生船局因地制宜仿江甯漢陽成規而稍變通之  
期於可久而無弊惟是體大費繁非一手一足之爲烈所  
望四方好善之士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可緩之事各出贏  
貲共襄義舉豈惟克充其惻隱之心已哉卽功德亦莫大  
於是矣



毛詩稽古編後跋

陳啟源毛詩稽古編三十卷向未見刻本頃在京師朱蘭坡借四庫書副本鈔藏因得借讀一過其精到處足補箋疏之所不及其小有舛誤者如旱麓篇民所燎矣謂說文  
寮燎別字陸氏引說文紫祭天非鄭箋燠燎之義案釋文  
寮燎二字並引并及音切之異其意明以放火之訓當詩  
燎字陸氏未嘗誤也假樂篇民之攸塋謂咽說文作隸案  
說文隸在鼻部咽在口部不得合爲一字民勞篇柔遠能  
邇引書孔傳云言當安遠乃能安近王肅云能安遠者先  
能安近以爲二說相反而釋能字則同不知王及僞孔皆

以柔與能竝訓爲安非以能釋能邇也又附錄標有梅引  
說文或作拋注訓棄也與毛傳標訓墮落義同不知說文  
無拋字拋乃徐鉉新附蓋是時說文解字始一終亥之本  
尙未盛行僅據李燾五音韻譜又誤仞燾書爲徐鉉本顧  
亭林日知錄亦同此誤又謂釋文引韓詩飲餞于坭呂氏  
讀詩記引作泥而玉海及廣韻皆作坭意似以呂記爲誤  
案鄭注士虞禮引亦作泥呂記當本此不誤

唐王府君神道碑跋

此碑歐趙諸家皆未著錄王少司寇金石萃編載其額有王府君神道碑字樣而錢詹事金石文跋尾乃以銘詞稱有媯之後言育于姜陳宗不守命氏惟王知其人姓王氏則是錢所見無此碑額六字矣又王錢俱云侯冕撰而此本竝無之蓋此碑下半已亾而此本較萃編所載文更多殘闕碑內緝字當是緝之別體惟古字胥多作胥顧氏金石文字記歷引漢魏諸碑書胥爲胥又云壻字一傳爲壻再傳爲埴詩釋文引字林壻作埴戰國策書大傳胥皆作耳此緝字从耳而又寫作胥唐人字體往往無定耳又碑

丙旌表表字明白無闕萃編作別蓋誤

虞恭公墓誌跋

虞恭公墓誌銘首題大唐故特進尙書右僕射上柱國虞恭公溫公墓誌銀青光祿大夫歐陽詢撰并書此誌金石諸家皆未著錄惟有虞恭公碑已多斷缺姓字里居皆泐諸家僅就碑文事跡揣測得之此誌則字畫清晰闕泐尙希參校碑文多可考證碑云祖裕魏大中大夫爲新舊唐書溫彥博傳所未載誌云祖裕魏大中大夫澄波萬頃竦帟千仞屈跡中云云

下闕

又云皇朝贈魏州諸軍事魏州

刺史文爲德表範爲士則云云此蓋謂其父君悠史但載其爲北齊文林館學士隋泗州司馬大業末爲司隸從事

而已碑云乃授通

闕字

舍人金石萃編據隋書百官志謂

通下必是事字此誌云隋開皇中有詔舉士公首應嘉招

以對策高第

闕下

禮省尋除通事舍人云云足補碑文之闕

碑云擁節無功於月氏又以公爲東北道招慰大使金石

評攷以無功月氏卽史所載戰敗沒於突厥事虛舟題跋

謂其與史不合金石萃編云碑以公爲東北道招慰大使

下云屬天地橫

闕

又云遷夏商之鼎云云皆指隋亡唐興

之事則無功於月氏仍屬隋末事傳皆不詳按此誌云屬

煬帝巡歷六合征伐八荒鷹揚之將載馳鳳舉之使結

闕

字

公伏軾遼左則夷貊革心張

闕字

一 薊北則姦宄改過此

卽碑所云爲東北道招慰大使事也則無功月氏其在隋末無疑矣史云隋亂幽州總管羅藝引爲司馬藝以幽州歸國彥博贊成其事授幽州總管府長史未幾徵爲中書舍人俄遷中書侍郎封而河郡公誌則云授公上柱國幽州總管府長史封西河郡開國公會邑二千戶闕一字爲中書舍人遷侍郎與史先後序次略異其會邑二千戶則史所無也若萃編以碑文有拜太子右庶子會邑三千戶皆傳所無案會邑三千戶傳固不見若太子右庶子傳實有之蘭泉少司寇偶未檢耳平津讀碑記云傳云尋檢校吏部侍郎碑作檢校吏部郎中尋口爲口口侍郎案此誌則

云檢校尚書吏部侍郎未幾復爲中書侍郎皆與史合則碑云郎中恐誤其泐字必是中書侍郎可知碑云詔民部尙書莒國公唐儉工部侍郎盧義恭護喪其下但有行中書侍郎五字又一狐字誌則云勅遣民部尙書莒國公唐儉尙書工部侍郎盧義恭護喪事又遣銀青光祿大夫行中書侍郎杜正倫持節弔祭又云詔遣尙書禮部侍郎令狐德柔水部郎中關一文紀持節冊贈特進諡曰恭公禮也此皆碑所已泐而誌足以補之者誌又云學以其年十月廿二日陪葬于昭陵側之東所案傳云貞觀十年遷尙書右僕射明年薨碑序其薨有六月關一日薨於等字



是彥博卒以貞觀十一年六月葬以其年十月其云陪葬  
昭陵由當時陵名先定萃編引太宗本紀貞觀十年十一  
月庚寅葬文德皇后於昭陵爲先定陵名之證是也碑於  
撰書人銜名皆闕泐誌則歐陽信本結銜與皇甫誕碑正  
同皇甫碑信本書但稱銀青光祿大夫銜而不署率更令  
與渤海男官爵或疑爲高祖時書若此誌斷在貞觀十一  
年而結銜亦祇稱銀青光祿大夫則不可曉矣

修葺縣學大成殿記

余嘗讀漢韓勅修孔廟禮器碑及史晨饗廟前後兩碑輒令人崇道尊聖之心油然而不能自己而韓勅碑陰暨兩側書名者百有餘人出泉數自百至五千不等葢莫不驥思歎叩以得與其事爲幸人心之同風俗之美尤可想見焉吾涇學宮建置其可考者始於南唐保大四年嗣後圯遷非一而元天歷閒楊剛中新學記言儒生吳焯炎以其祖父所營不可辭委於人取以自任至於今如章氏之於大成門翟氏之於兩廡率皆以後承先世任其事夫天下名區勝景梵宇琳宮往往此據而彼奪朝盛而夕衰自有識

視之若無甚關係者而吾邑人於修葺學宮獨孳孳然踵武繼志恍他人之先而爲之若恐弗及固其所以感之者殊歟然當仁不讓亦可見人心風俗之猶夫古也先是雍正初吾族祖勛公置田五畝餘爲大殿歲時修葺費年禩稍久上雨旁風滲漏黧剝勢須易簷抽費大加苦葢五畝之所入不給於用家仙卿於是慨然起而任之獨出已貲鳩工埏埴甌瓔相銜鱗次櫛比四阿反宇葢戴聿新工竣計費錢二十萬有奇且將增置田畝歲貯所入爲後日再修之備而屬余爲記余素稔其有仁心矢志爲善而首從事於此可謂知所先務者故樂爲記之仙卿名世禱贊銜

布政使司理問加二級於余爲族孫行勛公其伯高祖云

文德堂文會記

中村董氏故吾涇望族前明中丞萬英公大理卿萬紀公兄弟以學問經濟輝映一時是後其族人多讀書能文章者至於今不衰歲時合族於始祖某公之廟爲文會以課其子弟之秀者法至善也其別有文德堂文會者則其支祖文仁公後裔之所立也文仁公於中丞大理爲從兄弟其後嗣尤繁衍多俊秀乾隆己酉其醵金若干兩爲會於文仁公之廟別於其始祖以下而名之曰文德堂文會歲時有課試於鄉及禮部者有贖獲雋者有賚邑之義舉關於學校者皆有助經紀規畫則某某五人之力居多焉近

溪孝廉於文仁公爲 世孫與予相聚京師暇輒述其事而屬爲記之今天下有書院課其境內之秀者所以佐學校之所不及也而東南諸郡類多世家巨族則往往各有文會以自課其子弟又所以佐書院之所不及余謂士之生世所宜汲汲者固不在文藝也處則立身行己爲善於其鄉出則砥節奉公思有所以濟於世然苟非講貫於平日漸摩於同志則不能涵養以成其材今之書院大率名存而實亾矣惟文會則皆其本宗之人情親而易敦業同而易習父師之教必誠子弟之帥必謹厚風俗而儲人材蓋莫先乎此近溪爲詩文皆有法度人亦磊落具識解試

歸而以吾言告其族人相與勉爲有本之學以希紹中丞  
大理之遺風而不徒汨溺於文藝之末則善矣

馴鹿莊記

余嘗怪今世士大夫多輕去其鄉宦轍所至買田築室樂爲寓公背其先人廬舍墳墓而不顧又有惑於形家言持遺骸以覬後福或久而不葬其親或葬矣而屢遷其地夫由前言之以死者爲無知乎不仁而不可爲也由後言之以死者爲有知乎不知而不可爲也二者皆有關於人心風俗甚巨嘉善黃退莽先生葬其親於邑東門外曰辰家圩者距所居才一里先是爲明錢孝廉別業歲久盡蹶而爲田餘地二畝許先生籠而有之燔苗翳除疆礫旣卜得離之初兆曰吉乃營窀穸築廬舍其旁以奉享祀有室以



備更衣有軒以娛眺望其外廊廡庖湏悉具先生以其暇  
疏壤帖石激流植椶梅柳松槐前後離立雜蔦交映曲港  
傍通復自造生壙其閒春秋佳日或攜子姓邀賓朋提壺  
擔榼而往命酒賦詩流連忘返名其堂曰時思室曰小藏  
春塢軒曰聽松而合而名其莊曰馴鹿令子霽青編修以  
圖示余且屬爲之記余讀先生所箸醒睡雜言中記築先  
塋一則其於塋埴抔削諸事至纖至悉講求備至而其自  
題生壙有必若有知親可侍生而任命我何憂之句不禁  
慨然曰此仁人孝子之用心而所自爲者又何其曠觀而  
足于知也夫墓田丙舍史冊多載其事而豫爲壽藏終制

者若趙岐姚勛李適司空圖之流亦不乏人今先生乃兼而營之孝不違親達不溺俗觀其圖與其所題令人油然而思感然以感灑然如見其爲人余謂非惟先生之善且有足以風世者故記之

岫列軒記

岫列軒者子友朱芝亭讀書處也軒背山面溪隔溪復有層巒疊嶂煙雲出沒其閒溪不深而有泉潺潺自亂石閒流出軒勢高敞戶闔洞然於溪聲山色所聞見無不臻勝軒旁隙地花木蔥蒨綠陰侵几席芝亭尊人太初丈兩目失明日常婆娑其閒軒左有尋樂堂其自所題額也蓋本其父及世父所築以教子孫者今其子孫多能文章名列膠庠讀書其中者日益眾憶嘉慶八九年閒子館於此軒每晨起闢窗牖則嵐霏樹靄空涌競進課讀至深夜萬籟俱寂獨泉聲泠然如琴筑嘗與芝亭言此境不可忘又此

樂恐不可常得焉自子入都後馳驅南北踰越嶺海不復至此軒者已十九年矣夫人出而與當世之務爲四方之游周覽天下各大川以求抒其所蓄其志意似不欲以一邱壑自位置也及其所之既倦日月逾邁未有不睠懷疇昔釣游之區閒居清寂之況時時往來於中而不能去杜甫之招李白所謂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也以予之偶然假館適居忽去至今遲之又久尙惓惓於軒不能忘況芝亭爲軒主人寢饋誦讀於是者且數十年吾廬之愛固其宜也芝亭寄聲索余記遂書此以遺之

得樹亭記

得樹亭者家損齋孝廉君所以自名其別墅也君晚歲設  
教鄉閭多所成就予時年幼不獲進而請益洎與其中子  
玉鏤大令游乃頻頻至此亭慙焉始予與玉鏤總角定交  
相切劘爲詩文後先成進士仕宦南北又相繼歸田方庶  
幾如昌黎所云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者而玉鏤  
忽焉長逝化爲異物則過斯亭也又不勝向秀山陽之感  
矣今玉鏤從子子墨茂才復葺而新之仍其舊名屬予書  
額且爲之記因憶宋盧秉云亭沼如爵位林木似名節蔣  
希魯深有味乎其言子墨旣葺斯亭當更封殖此樹益勵

於學以無隊其先之志業至如予者俯仰五十年中及見  
君家三世交游之誼或戚或欣而予亦已老矣然異日者  
倘來亭上尙能譽嘉樹而賦角弓之詩焉

旌德仙源橋碑記

爲善無分乎彼此也惟其成而已成之亦無問乎遲速也  
惟其誠而已古者橋梁道路爲王政之一端後世民自爲  
之鄉曲之士率眾醵錢庀材鳩工以濟行旅者東南諸郡  
所在多有夫苟力出於獨事要其成則非處心積慮誠于  
利物而無計較之私者不能旌德方君錦全世居隱龍方  
氏故旌望也國初有字季玉五玉者兄弟皆好善屢見施  
侍讀愚山集中君自隱龍徙居版書家不逾中人之產而  
淳樸惻隱有其素風年七十偕妻汪氏進香九華過太平  
縣許家礪河口見山水驟漲木橋被衝縛筏以渡有隨而

漂沒者盡然傷之卽欲易木以石歸而省嗇衣食計日儲  
貲以待至道光二年思償宿願而其地已有先君而爲之  
者今所建仰山橋是也君乃慨然召其二子大廷大成謂  
之曰人之好善誰不如我人旣爲之而我獨無所效手於  
是其所居村口有長楓樹河發源續谿水勢較許家礪稍  
殺河身亦稍隘而每逢春夏盛漲其奔衝漂沒之患則略  
同君自以年老舉所積貲畀二子建造石橋且令速成之  
以及身親覩爲快次年值大水隄岬積壤工費更繁君虞  
事之不集遂得狂易疾大廷等剋期於五年二月興工今  
年四月告竣橋成而君疾愈葢時年八十一矣余謂君之



欲建許家岸橋也志在必成徒以歲之不易力之未有開  
不成於彼而卒成於此其未成也憂鬱憤惋至於發狂必  
待其成而後愉快而疾爲之瘳此其至誠所發爲何如邪  
太平麻川一名仙源今以名是橋者從其始願而稱之也  
余頃續修旌志考其沿革定爲唐寶應閒析太平置是其  
先固同邑也則雖以旌邑之橋而假太邑之名焉宐無不  
可者橋凡五空絜石高二十層廣八尺餘長十丈餘費白  
金以兩計者一千六百有奇大廷大成皆恪秉父訓先意  
承志不呼將伯不羈歲時殫心瘁力以克底於成焉其濟  
善亦不可殁也於是乎書

重修旌德縣志雜記

按此篇已刻入旌德志改名附訂

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皆云永泰初分太平置旌德縣

樂史又引續會要云旌德縣卽寶應二年析太平縣置新

唐書地理志亦云寶應二年析太平置

前志凡例云新唐書謂在三年案今

本新唐書正作二年

前志據李瞻縣壁記有創於肅宗七年語以爲

當置在寶應元年今案旌邑之置自當以寶應爲是諸書

皆云析太平置新唐書云太平於天寶十一載始置

元和志作

天寶四年誤

永泰中省大歷中復置

今本新唐書作大歷中省永泰中復置永泰在大歷

之前此係傳寫誤例輿地廣記遂仍其誤府志沿革表亦同皆由沿襲不覺耳

若旌德置於永泰

則其時太平已省當云析涇縣置不得云析太平置矣考

唐會要云旌德縣寶應二年二月析太平縣置寶應之改  
元廣德在二年七月則是年二月仍係寶應新書既以爲  
寶應二年會要並詳其月固當不誤也

倉貨門陂塘一百六十所案李瞻旌川志陂塘共百有四  
十至明成化志增十八所乾隆志又增六所統計當有百  
六十四所前志六十下脫四字府志作六十四所是也

元史五行志至正十四年十一月甯國路地震所領甯國  
旌德亦如之案康熙乾隆府志俱誤刻之前至元中縣志  
雖改爲至正而刻于元初在大德至治之前又以十四年  
爲十三年皆誤

職官門徽甯兵備道盧洪珪崇正五年任案府志列于天  
啟六年考明志隆慶六年設徽甯道駐旌德萬歷三十六  
年議治甯國廣德各半載四十二年分設兩浙兵備徽安  
道駐池州甯太道駐宣城崇正四年復改爲徽甯道五年  
移治旌德盧洪珪若在天啟六年其時尚治宣城耳

又侯國安崇正八年任府志作侯安國

又余鯤翔桃源人進士崇正十二年任陞淮揚督糧道府  
志云字唱若合溪人進士由遂溪縣知縣入爲戶部主事  
歷員外郎以布政參議守徽甯道遷浙江按察司副使此  
據朱竹垞明詩綜小傳當以府志爲是

又唐良懿江西人進士崇正十六年任案寄園寄所寄載  
崇正十六年黔兵之變其時徽甯道張文輝徽州知府唐  
良懿皆奉旨議處其後又有旨張文輝唐良懿姑准開復  
蓋唐以此後由知府陞任江南通志唐後又有馬鳴寔縣  
志不載蓋值甲申國變在任不久耳

又張文衡順治三年任盧世揚順治五年任案

國朝徽甯兵備道順治二年治宣城六年始移治旌德張  
文衡盧世揚係治宣城不當入之駐節旌城之列

柳宗元集伯祖妣趙郡李夫人墓誌銘云夫人生男一人  
諱某不幸終于宣州旌德尉而不載其名新唐書宰相世

系表亦不載其名而以爲旌德令然誌銘當時所書宜得其實史蓋誤以尉爲令耳

府志名宦亦憐真元至元九年爲旌德縣達魯花赤縣志職官列於至正九年古蹟門小嶺山寨亦云元末達魯花赤亦憐真勦紅巾賊鍾富二於此而政蹟本傳又作至元九年刻于王貞劉性諸人之前考之許道傳興學記則作至正九年者是也

職官表明訓導曾經吉水人府志云梅鶯文獻錄後序作曾章不知孰是案鶯序云吉水曾君章來教我旌庠蓋曾經字章來也鶯爲人作序自是稱其表德府志誤以來字

屬下讀又以來教我旌庠不文故改爲秉鐸旌庠耳

職官表明知縣朱槩豐城人正德八年任案梅鸚鄉賢祠  
記正德六年六月豐城朱侯尚節以名進士來宰是邑云  
云則表作正德八年任誤矣記又云乃諏師儒七閩黃君  
鑑貴溪鄭君恩南昌吳君沛推較前靈以定祭統其下云  
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延顓儒彥釁于新宮其下又云二  
三僚友大名蕭君吉南昌曾君和鈞州李君蘭願刊諸石  
以詔萬世據此鄉賢祠成於正德七年記中所稱諸君皆  
其時官於旌者縣表黃鑑誤作黃鏗又列于嘉靖二年訓  
導鄭恩吳沛闕年又不詳其里貫縣丞蕭吉主簿曾和皆

闕年亦不著里貫典史李蘭列于正德十年似皆當據鶚所記改列于正德六七年間爲是

職官表樂元聲嘉興人府志云岳元聲字之初嘉興人除旌德縣知縣改大名府教授歷官兵部左侍郎舊志作樂元聲據朱竹垞明詩綜小傳改正案樂作岳當從府志

堅瓠

集謂岳元聲本姓樂欲附武穆改姓岳此小說家言恐不足據

職官表明教諭劉聲譽河南沙縣人案明史地理志河南無沙縣當係福建沙縣之誤

又訓導平璉汚陽人汚陽恐沔陽之誤

又天啟六年知縣梁挺芳府志作羅振芳未詳孰是



政蹟門趙時賞德祐元年以南陵丞攝縣事府志云咸淳元年擢進士第累官知宣州旌德縣考之宋史本傳無爲丞事今改正

宋太平興國七年詔修文苑英華將作監丞舒雅同纂咸平三年十月修續通典以秘閣校理舒雅爲編修官四年九月成二百卷咸平四年翰林侍講學士國子祭酒邢昺直秘閣杜鎬秘閣校理舒雅等表上重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傳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義案以上見宋程俱麟臺故事諸書皆雅等奉勅纂修校定非其所自著之書前志於書目門俱列爲雅之著述既載校定周禮論語正義

公羊穀梁孝經爾雅又載校正七經疏義既載文苑英華  
又不載續通典重複舛錯皆所不免又麟臺故事景德二  
年修冊府元龜詳載編修諸臣名而不及舒雅前志列於  
雅著述內亦誤

宦業傳舒雅之弟端拱己丑進士案端拱係宋年號選  
舉門列雄于宋進士之首不誤而本傳乃標爲南唐誤矣  
府志文苑傳宋汪注著有中庸演說大易演義而藝文志  
書目止載中庸衍義縣志文苑傳及書目亦止載中庸衍  
義書名舛誤未詳孰是

書目名山雅論姚裕著文苑本傳作名山雅編

又左國詳解王遯初著文苑本傳作左國詳評

雜記旌德廟首江村諺語呼母曰姨或謂本非姨字乃靡  
依匪母之依今案南史齊衡陽王鈞五歲時所生母區貴  
人病便悲戚左右以餅飴食之不肖食曰須待姨瘥晉安  
王子懋七歲時其母阮淑媛病篤有獻蓮花供佛者子懋  
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勝願諸佛令此花竟夕不  
萎據此是六朝時已呼母爲姨乃諺語之近古者不必諱  
言之也

求是堂文集卷六

涇 胡承琪 墨莊

朱俊三家傳

朱俊三名佑字俊三自號曰硯谷世系見余爲其贈公春  
圃府君墓銘中贈公生俊三稍晚止一子頗愛憐之七歲  
使就傅不遽督課顧獨穎悟過儕輩年二十有五補學官  
弟子嘉慶戊辰科江南省試僥得復失之以副榜貢生謁  
選得司教績谿縣道光辛巳壬午兩科其闈卷皆爲主文  
者所激賞而卒不獲售官績谿四載以病假歸今年病痊  
已復銓原地矣遂巡未赴遽嬰疾以六月十一日卒于家

始吾年二十六館于朱氏俊三從吾學爲科舉之文其齒少於吾才一歲耳然執弟子禮甚恭其爲文醇雅厚重如其爲人平居寡言笑默坐一室如無人焉者而所學日益進後余成進士官京師不相見者十餘年而歲時以書問吾甚摯績谿胡竹邨戶部時偕計吏在京與余習每爲余言俊三善於其職其鄉人士多愛敬之及余自閩告歸與俊三相見里中握手道舊故甚歡叩其所學則淵涵淳蓄於經史皆鑽挈有得作詩不多而淳古澹泊有陶韋風氣方私喜相去甚近期更相切劘以庶幾吾道之不孤而不意其棄余之速也自其贈公敦篤行義鄉里僂善人俊三

率而行之捐金義倉前後至千餘兩戚友匱乏者贈遺闕  
恤歲以爲常有負之者絕不與較方俊三謁吾銘其先墓  
旣爲文述其世濟之美曾未數月而俊三喪今其孤滋生  
儼然衰經而來請爲之傳余故敘其生平俾載諸家牒旣  
不沒俊三亦以抒余悲也

論曰今之校官古博士也然爲之者率苟而已士固不尊  
師抑所以爲師之道者有未備邪俊三獨有異乎人人之  
爲之者其在績谿時諸生以所業請者必爲之講論無勸  
容貧不能赴試者或飲助之又常議率錢備時爲寒暄試  
於鄉及禮部者費輒首捐俸金爲之倡其卒也彼都人士

相率來其家致祭爲文哭之甚哀烏虜是豈無所感而致然邪今之爲校官者能如是足以傳矣

朱氏兩世節孝傳

節母胡氏年十九適同里朱君安得越九載而寡家故貧矢志茹苦奉威姑惟謹撫遺孤四子一女咸中禮法平居衣裳皆密紉歷數十年如一日既聞於有司請

朝旨旌表如著令乃其季婦胡氏復以節得

旌焉氏幼許聘母第四子范爲童養媳旣成昏生子凌雲甫三歲而范卒凌雲稍長或有諷母及婦令廢讀徙他業者母泣曰甯餓死書種不可絕也婦亦泣如母言自母之食貪刻厲白首完貞而其婦克承姑訓加以勤劬慈容順德內外無閒言母侍其姑壽至九十二乃終婦侍母壽亦



至八十有三今其年又已週甲子矣先是母有妯賀亦早  
寡母與居處其艱瘁情誼最篤所生女適汪氏亦寡苦節  
如母每歸甯與母熒熒相依偕孀嫂并力操作更交相勉  
也婦有婢李氏年二十餘遣之嫁不聽詰之則曰主母苦  
節且慈我故不忍捨去遂服勤將終身焉其門以內多堅  
志特操爲鄉里所希觀云

舊史氏曰嘗讀明史列女傳載吾鄉桐城陶鏞妻鍾氏其  
媳方氏暨其孫亮之妻王氏妾吳氏竝以守節詔旌三代  
人稱之曰四節里以余觀朱母兩世節行并其妯若女荼  
糜冰霜萃於一家而不字之貞且感及婢妾以視陶氏何

多讓焉我

朝尤重節孝加意表章今

天子新令守節十年以上身故者一例請

旌所以恤孤嫠者至廣且渥今凌雲及其從弟廷楹並籍諸生力學行既述其祖母之節而凌雲又述其母事請於其家蘭坡贊善爲兩世旌門頌余故據爲之傳俾入志乘俟異時史館采擇焉

誥贈通奉大夫朱府君墓誌銘

嘉慶二十二年秋翰林侍講朱君瑋以其家將以是年之  
十有二月癸酉合葬其大父母于本鄉路西冲之原乃敘  
述其行事如李翱之爲皇祖實錄者而假辭于其友胡承  
珙且曰君本邑人家不十里遙又姻親知之最真且悉也  
故以請昔椰子厚之銘魏府君也曰居又同閉歐陽文忠  
之誌楊次公也曰其子不以銘屬他人而屬修者以修言  
爲可信承珙文不足以傳後顧未敢以不信辭於是按狀  
銘之曰公諱慶霄字沛深先世自婺源徙涇曾祖諱明情  
充鄉長順治閒

賜六品冠帶祖諱文綸早世父諱武勳

馳贈通奉大夫入祀鄉賢祠大夫公有子五人公其季也少劬苦于學不得志有司遂棄去習賈漢陽然志不在賈也家少裕卽告歸闢精舍積書其中延師課諸孫及羣從子孫公朝夕往視灑掃饌會唯謹每較藝令列坐一堂自督守之旣成以請于師獎善黜不中程者歲率如是以終其身不懈蓋公自嘆于其學之未卒業也故嗜學如飢渴視能學之士如珞珍而望其後之人之學如望歲焉其他嗜義一如其嗜學然有族弟幼孤母攜以適人不相聞百計訪求竟歸之爲授室子嗣以繁其誠懇有始終如此今

其家多以學致通顯者又多好善樂施予皆公教也公寔於我族夫人氏自始歸公至白首受封儉勤一節其訓子若孫也如公其治家纖悉凡公所不暇及者胥賴之配良嗣慶于是乎在公卒于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十三日年七十有八由國子監生以孫理貴

贈階通奉大夫夫人後公十一年卒年八十有七先封安人

晉贈夫人子四人長安沆

贈朝議大夫後公八年卒次安淮

贈通奉大夫次安邦

馳贈奉直大夫次安桂

贈奉直大夫皆先公卒女一適國子監生汪雲龍孫瑤廩  
貢生理乾隆丁未進士由翰林院編修歷官刑部侍郎江  
蘇巡撫今官貴州巡撫琛布政司理問

馳封奉直大夫琇國子監生珏早卒瑄州同知珩嘉慶壬  
戌科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今官侍講曾孫二十人元孫  
二十有八人來孫四人系曰在昔耆老坐塾左右以化於  
鄉公率其幼媚學是牖昕夕黽皇勤而不有以惠厥後厥  
後克昌我銘其幽如石斯壽日滋不忘

奉直大夫布政使司理問朱君墓誌銘

君諱薰字春圃姓朱氏世居涇東鄉黃田村幼失恃稍長習儒家言能得父及繼母心友于弟萼萼早卒家事一任君素貧窶遂舍所業服賈江右徒步往來謀以養其親備歷艱瘁久之家稍裕益勉爲謙退仁恕薄自奉而蘄以厚利於人年五十倦於遊遂歸弗出優游家閔以德薰其族人其族有善舉悉解橐無所靳族人某爲孫娶婦操券求稱貸君遺之金而還其券他所行義大率類此其教子惟勉以積學植行不汲汲於科第撫弟之孤子如子以養以教以至於成立蓋數十年如一日焉竊嘗綜計凡閭族鄉

黨之風氣其盛也必有耆舊魁艾矜式其閒使年少子弟相勸以善而不敢爲非其衰也宿德凋謝教迪不先後生習於媮薄囂陵以致隳其家規而不復能振詩所謂老成典刑有慨乎其言之者國之與家無二致也予昔館於朱氏君子佑與子游爰始識君言語恂恂其容有晬望而知爲善人朱故巨族多長者而君號稱最後予入都五年聞君卒又十有二年子自閩歸里佑乃以狀請爲君銘其幽宮子久於外未知其家之風氣尚能循率厥初如予向所聞見之盛否然觀於佑之在醜不爭甯厚母薄一如君在日之所爲則君之教固猶未沫也矣君生乾隆六年七月



二十有六日卒以嘉慶十七年正月初三日年七十有二  
例授布政使司理問加二級銜奉直大夫曾祖武勳

誥贈通奉大夫曾祖妣汪氏

贈夫人祖慶霞父安兆皆

贈如君銜祖妣氏繼妣皆胡氏皆

贈宐人配胡氏先君十三年卒慈惠相莊白首無閒子卽  
佑嘉慶戊辰科江南鄉試副榜徽州府績谿縣學教諭用  
覃恩貤贈君修職郎母

贈孺人女二一適太學生胡霽澤一適霏澤孫滋生曾孫  
念齡滋生娶子弟之女子既與世姻連又習於佑稔君行

事應銘法乃銘之曰言甚呐行甚樸誠繇中德施族淳者  
澆反乎覆詒子孫維有穀銘斯藏吉可卜

國子監生戴府君墓誌銘

嘉慶六年承琪以選拔貢成均故事同舉者如鄉會試例相呼爲同年維時旌德戴君赤玉同郡同舉始相見於白下次年再見於京師其爲人篤雅有節閒爲余述其家世尤惓惓於其曾大父監生府君之行義以歿而不聞於世爲憾是後不相見者幾二十年而赤玉已歿卒其孤漣生乃奉遺命猶以其曾大父誌銘相屬蘄必得余文以爲慊余惟赤玉紹聞繼志愴於有善弗知知而弗傳之戒至沒齒而不忘其仁孝可念也余雖未及接監生府君而其梗概已得於赤玉所述又重違故人身後之託烏容以不文

辭按狀府君諱自機子發其字世居旌德十八都禮村曾祖諱一經祖諱君典曾祖妣祖妣皆陳氏父諱若盤妣呂氏府君兄弟四人序居長隨其父讀書年十五試於學不售家貧菽水不繼內外事皆倚以辦甫弱冠遂棄筆研游維揚乘時廢著織膏治生家始漸裕自奉甚塉而事其親心力罔弗盡友于諸弟室無私財其季不善持家前所均分者耗將盡復以已產之半裒益之族子某貧無俚自休于河亟拯之給貲俾營生卒賴以濟後其人婁圖所以報者而府君弗顧也晚歲休息里衙以德薰於人課其子若孫讀書服賈各有恆業臨終計嘗所逋負者千餘金出盡

指券盡焚之此其生平大略余曩所聞於赤玉者以合之  
漣生之狀而悉合宐在可信者余固不得而增損之也府  
君生於康熙二十一年五月一日卒於乾隆二十三年三  
月二十三日年七十有七配趙氏淑慎相莊白首無閒先  
府君六年卒子三人朝燦貢生朝煜朝煒國子監生女一  
適國子監生任廷珩孫七人顯供國子監生例授州吏目  
任福建壽甯縣典史顯俊國子監生顯仁顯佐俱從九品  
銜顯倬例授布政司照磨顯伸國子監生顯承縣學生曾  
孫十八人景珊卽赤玉也嘉慶辛酉選拔貢生任某縣教  
諭元孫三十八人來孫二十一人先是府君與其配既合

三十一  
卷二  
葬於太平縣之包家隴銘幽之石勢不得窆於墓將援宋  
元人追誌之例碑而納諸廟乃爲銘曰宅於仁德彌劬修  
於闇施弗耀天道鬱宛終必報子孫繩繩我所料形安其  
寤神返于廟視我銘辭永世克孝

例授中憲大夫候選員外郎加三級呂君墓誌銘

呂君諱培字因叔一字之亭先世居大梁唐廣明中有處士曰從慶者避亂轉徙至旌德之豐溪家焉遂世爲旌德人處士有詩數十首藏於家爲從來搜輯唐詩者所未見至君兄弟重梓行之所謂豐溪存稿者也自處士二十九世至

馳贈奉直大夫諱玉海是爲君之曾祖奉直君生

馳贈中憲大夫諱發榔中憲生例授布政使司理問

誥封中憲大夫諱積厚是爲君之祖若考君母

誥封恭人方氏君兄弟四人行三生而端敬三歲時封翁

攜過村塾見塾師方施夏楚封翁戲問君怖否對以讀書  
樂也何怖焉封翁大喜歸語方恭人以為振家聲者必此  
子也稍長肆力於學多歷名師歛朱觀察文翰陽湖洪編  
修亮吉先後主其邑毓文書院君游從最久編修嘗為人  
屈指其高第弟子輒推君為翹楚云君年十九補學官弟  
子試常優等督學使號為知文者汪尙書廷珍徐侍郎頌  
皆極賞識之由廩膳生中嘉慶癸酉科江南鄉試舉人屢  
上公車不第入貲為員外郎加三級階中憲大夫

贈封祖妣及父母如令道光壬午禮部試以親老意不欲  
行封翁促之往癸未在京聞封翁計驚泣擗踊幾不欲生



見星而奔以毀致疾居喪未終而君遽卒矣君初工爲科舉之文後益研精經史小學旁及於詩古文辭著有說文箋五代史補注四書類考等若干卷攜之課其長子偉山於金鰲山寺不戒於火悉付煨燼今存者偉山所輯彙桐詩稿八卷而已君爲人恂恂溫雅自少無子弟之過出而與當世賢士大夫游篤於交誼用心恆過於人所受業宐與余兩如家極貧卒後殯葬皆倚君以辦恤其孤情禮周摯勝於其師在時其於戚族朋舊一稟其封翁之教指困解橐之事不可枚舉故其歿也多有思之至太息絜欷不能已者余始識君里中暨在京師數相見談藝尤相得旣

悉其學有師承又聞其於交游間誠懇有終始竊以爲其所存者厚必將有以發抒其志業以自見於世孰知其甫中壽而止耶君生於乾隆四十一年丙申十月十三日以道光四年甲申五月十三日卒年四十有九配鄭氏例封恭人子七人偉山庠生嶽國子監生岫晴嶠嶷岵皆業儒女五人孫四人君卒之三年余至旌德過其家登舊所藏書之樓籤題宛在爲泣然者久之偉山以狀乞銘乃就刪次之而爲銘以待其葬焉銘曰學有源不竟其年行棊篤不豐以祿箸書穰穰而火焚其藏惟其不亾其後克昌是爲君之幽宮旣鞏旣隆以銘於無窮

例授儒林郎州同銜從兄方明公墓誌銘

予家自先高祖參議公歿後數十年門戶中落至先君子以勤儉治生乃能仰事俯畜及族姻而家以不墮其時有我三從兄方明公與先君年相若業相同志尤相得也子兒時存隨侍至兄家輒啖我以棗栗嬉戲其旁見其顏狀豐晬鬚眉偉然不問知爲長者與先君終日言論多關繫鄉里風俗及善事之亟宜舉行者幼稚雖不能盡識猶彷彿記其一二及予稍長有知識而兄早已歸道山矣又後四十年予自閩歸里而兄尙未葬其季子先溪屬爲文以誌其墓予惟兄生平梗概已載邑志懿行傳當可取信

且先君子素所稱許而予所識之不敢忘者也故不辭而爲之銘曰公諱承端字方明系出唐散騎常侍胡公學曾祖諱懋績參議公之長子也縣學生

累贈至朝議大夫浙江道監察御史曾祖妣汪氏鄭氏皆贈恭人祖律聖縣學生祖妣吳氏考崔齡縣學生例封儒林郎妣汪氏例贈安人兄其長子也幼讀書貧不能卒業棄去游江漢閒服賈養親惟力是視推財與諸弟共之於周親多所贍給晚歸里門肫肫以儆本善俗爲已任建家廟以奉祀寘塾課以興教卜窀穸以妥先設義倉以贍族諸所規畫多與先君子協謀而成之者而兄於其間或輓

或推孜孜從事歷久而不懈竊嘗默念以爲先王之教康  
樂和親推之四海而遙而其本必自州里鄉黨吾鄉之聚  
族而居者往往有孝弟睦婣任邨之意近於古之遺風迄  
於今亦稍稍陵夷衰微矣後生小子不復知其祖若父之  
立心行事而相率爲浮薄囂陵以求勝故智欺愚強陵弱  
者比比而是教之不先而俗之多敝然後歎吾先君子曩  
者與吾兄所爲交相勸勵務爲忠厚以防其媮者其意思  
至深且美也兄以國子監生貲階儒林郎生於康熙癸巳  
年五月十一日卒於乾隆丁未年二月初三日年七十有  
九娶汪氏郎氏洪氏子四先賻先豪皆國子監生先爰先

溪皆從九品銜女八人竝適士族孫十八人世芬附學生  
世藻世苗從九品銜世蓆世藿世藉世萱竝先賙出世孫  
世煜世本世昌先豪出世湧世濂世綺先爨出世肇世閏  
世標世淦先溪出曾孫十四人其家以歲之不易力之未  
有閒故其葬也後予懼其久而愈泯泯也索其狀無有姑  
就予之所知者故止如是而已然古者一鄉之善士必有  
以貴于一鄉是亦足以銘矣銘曰國有老成鄉之耆耇孰  
爲弗遵而鏗其厚君子有穀施及後揀之筮之慎所守我  
惟銘之石斯壽

誥授奉政大夫山東曹縣知縣胡君墓誌銘

吾胡氏自南宋後由婺源遷涇世耕且讀

國朝以來起家進士者已十有三人君其一也君諱世琦自號曰玉鏹少岸異爲文落落有奇氣弱冠舉於鄉婁上春官不第以寫書

國史館議敘當得知縣棄弗就益閉戶肆力經史閒出與當世通人游如桐城姚郎中鼐歙程徵君瑤田陽湖洪編修亮吉金壇段大令玉裁皆嘗奉手有所受故其學欲從文字聲音訓詁以會通其旨趣不區章句與義理而二之其詩亦能自運繩墨不徒以才氣相馳驚嘉慶十九年甲

戊中禮部試改翰林院庶吉士丁丑散館以知縣用得山東之費縣以去時公卿多器其材姚侍郎文田鮑學士桂星尤搢擊歎息君顧自喜曰是豈不足行吾學邪泣費縣歲餘以事罷旋牽復歷攝平原卽墨沂水事最後補曹縣未幾復以沂水盜案爲前官受過望吏議失職君於是遂浩然決歸計矣君之言曰青齊故懷博俗民不易見德動輒齟齬其長而某所至頗相安旣去尙有私相念者故其時大府入告有山東州縣某能稱職語然究以負氣不善事上官又因事多犯同寮忌遂蹶不復振然亦安往不得其爲我者此君與予相遇里中所以告予者如此適與予



藁所聞於東人者語相合故有以知其不誣也君歸田後  
亟思爲政於家出俸餘置田分以予兄弟之子捐千餘金  
於義倉以贍其疏族鄉里有小爭很詣君者輒爲排解使  
各釋然嘗謂予近日風氣儂薄求所以挽之吾輩無可辭  
責予心慙其言烏辱孰謂君志未遂而竟歿邪君生乾隆  
四十年八月初二日以道光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卒年五  
十有五曾祖策齡附貢生祖廷燮國子監生父先操  
贈奉政大夫本生父先抱乾隆癸卯科舉人

贈文林郎母 氏

誥封宜人本生母朱氏

馳贈孺人娶同里文學朱俊女

贈宐人丈夫子三芝林香林才林女子子二長適同郡副貢生舒城縣教諭崔騏子

次未嫁所著書有小爾雅

疏證三家詩輯等未卒業有詩若干卷文若干卷藏於家君於兄弟行第二兄世璜弟世珩皆先卒世璜亦出嗣伯父然友于棊篤君讀書應舉皆賴有家督以不紛其志世璜善形家言既葬其先數世又相約兄弟同邱首如桐城方氏之爲者今其孤翰澤等卜以道光十年閏四月初七日合葬君兄弟三人於某地先期請予爲君銘予與君屬疏而諛親行尊而年相若又少同業壯同游老而同歸於

鄉也知君最審是宜銘銘日進而仕途宜其容與而獨集  
於枯退而箸書有何齟齬而不終拭其觚天邪人邪我勒  
此珉庶使其不亾者存邪

先府君事略

府君諱遠齡

胡培翬謹填諱

字永曾先世居婺源縣爲唐散騎常

侍胡公學之後元至正間遷涇縣東鄉溪頭都曾祖諱尚衡

皇清順治壬辰進士歷官湖南驛傳鹽法道布政使司參議妣洪氏賈氏皆

封宜人祖諱之棟廩貢生河南新安縣知縣

馳贈通議大夫妣洪氏

馳贈淑人父諱兆殷縣學生

累贈通議大夫妣趙氏

累贈淑人府君其第三子也新安府君作令有廉名卒於官縣學府君不善治生家益落府君生七歲失恃隨縣學府君讀書貧不能卒業遂去服賈往來楚蜀閒久之家稍裕所以奉縣學君者備盡心力自高祖下待以舉擧者常數十家年未五十歸里門極膝下之養縣學君顧而樂之年八十有八卒府君哀毀如禮既畢喪遂不復出游率族人營墓田建祠屋設義倉興塾課諸所規畫皆爲眾所服從顧性剛能面折人過人信之亦不以爲忤鄉里有曲直忿爭者輒相就剖訴往往以一言解其構因以息事所全者不少里人至今猶能道之晚歲築書舍數閒額曰種義

園趙御史星閣先生題楹帖曰范氏有田皆種義孟嘗無  
客不能文見者多以爲不虛云先是府君客蜀經瞿塘峽  
猝遇暴風覆舟無數急解橈中金懸募速救一時獲生者  
十有六人餘得尸悉瘞之今郡邑志竝載其事此其章章  
在人耳目者其生平所爲濟人於危而蘓其困者固尙不  
止此承珙生也晚不及見府君五十以前行事及始就外  
傳而府君已年六十有餘矣每自塾歸必問所讀書俾講  
大義至夜分乃已承珙應省試屢黜於有司方私自愧憾  
府君視之泊如也惟勛以讀書敦善行不怠而已府君生  
於康熙五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卒以嘉慶元年十二月

初三日年七十有九由儒林郎

累贈至通議大夫配汪氏繼配楊氏皆

累贈淑人子三人承琛縣學生

貽贈中憲大夫承珙嘉慶乙丑科彭浚榜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掌陝西道監察御史工科給事中刑科掌印給事中福建分巡延建邵道臺灣兵備道兼提督學政加按察使銜承玠國子監生女四人長適南陵劉氏次三皆適同邑趙氏一未嫁塲孫六人先殿例授從九品銜先敷國子監生國樑道光壬午科江南鄉試第一名舉人先翰先頴俱國子監生先俊業儒孫女八人曾孫七人府君

在日既葬祖新安府君祖妣洪淑人妣趙淑人暨元配汪淑人於本邑大坑之團墩山又葬縣學府君於賀村以形家言改遷浮厝府君卒後十年楊淑人卒亦皆浮厝今將以道光五年十二月初八日葬縣學府君於團墩山先塋之左府君楊淑人祔焉其前有菴曰冰峰府君所營建以爲墳院者故又嘗自號爲冰峰樵叟云記曰先祖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承珙雖行能無似然不敢以無實之言誣我先人恐遂泯沒故謹錄次其行事大略將託於世之有道而能文者以圖其不朽焉